

# 因崖而生

辛茜

认识野花的过程是美妙的，结识爱好植物，研究植物的朋友是幸运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李文靖便是其中一位。今年春节，假期尚未结束，他就因为一小块蒿草，在正月里发生的变化欣喜若狂。

听到消息的我，更是惊讶，急忙踏着一层薄雪，匆匆赶到他的实验室。这是一块于寒冬季节被他请到实验室的蒿草，还未过二月，根部就绿了，且没有任何人工痕迹。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能收到他拍来的照片——蒿草渐绿，根茎湿润。2月6日这天，这块可爱的蒿草已经完全变绿，与窗外萧瑟的冬景浑然不同了。

3月初，一株旱花植物居然在他的实验室开了花，这在青海高原是不多见的。可见，野生植物的生长，比人类的想象和认知更加有趣，而每一缕来自不同方向的阳光，都能让他们不间断地改变自己的模样。

初夏的一天，一串盛开在崖壁上的拟楼斗菜，又无比生动地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李文靖博士只说了一句，有机会告诉你完整的故事。可是，我怎么等得了。追问中得知，是李文靖博士和同事曹倩去西宁市大通县柏木沟，距离惠丰源生态山庄6公里的一处山沟，进行标本采集和生态教育课程设计的考察，开在垂直崖壁上的几朵蓝紫色小花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他们一致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植物就

是拟楼斗菜，而且在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和植物后得出一个推论——拟楼斗菜是一种因崖而生的花。

回到西宁后，经过多方查阅资料，李文靖博士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推测。并发现在有关植物的典籍中，早已有拟楼斗菜在海拔2700~4300米间的高山山地石壁或岩石生长的记载。为了证实这一点，李文靖和曹倩又一次去柏木沟，在发现这几朵蓝紫色小花周围的草甸、灌丛四处寻觅，但始终没有看到拟楼斗菜的踪影。

由此得出，拟楼斗菜的周围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种类的植物。因为没有一种植物能够像它这样，满足于峭壁突出的石缝间、缝隙中存有的一点点土壤，作为它完整而体面的生活环境。于是，俊俏的崖壁上，神气十足的拟楼斗菜，就像独自占领了海洋中某个岛屿的岛主，自得其乐地优雅盛开、漫不经心地自然繁殖。待春去秋来，任由种子随风飘散，落在另一处它们认为极为合适的崖壁上，重新开拓疆域，生长、开花、结果……

拟楼斗菜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环境，源于它喜欢开垦生境的习性，天才般的生存智慧。在生长过程中，不仅避免与其他植物竞争，吸引各位蜜蜂大使传送花粉，更重要的是能够赶在种子萌发期到来之前为自己今后的生长减少竞争，赢在起跑线上。相反，在其他生存环境中，拟楼斗菜的种子压根就没有萌发的条件，或者即使萌发，也

不能正常生长。

当然，崖壁之上也会有其他植物生存，比如在崖壁上挣扎求生的一片苔草、一株娇小的报春、一丛红景天。但是，这些植物完全不具备拟楼斗菜审时度势，在悬崖上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更别提繁衍后代。这也是野生植物各自习性使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苔草也并非自愿在崖上萌发，而是在遇到天灾，或者被羊一脚踢落后，从崖壁顶端坠落在此休养生息的，而极个别的报春则是因为身体过于孱弱，只能在崖壁上土壤较少的地方勉强存活，更多的报春喜欢的生存环境是繁茂的草丛。那么红景天呢，尽管它占据了崖壁顶端或者崖壁上土壤较多的地方，还有可能长成很大的一丛，但是因为根基不深的缘故，很容易坠落崖壁，变成枝叶稀疏的模样。

拟楼斗菜是毛茛科拟楼斗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全世界有三种，分布在我国的是乳突拟楼斗菜和拟楼斗菜两种。乳突拟楼斗菜大多分布在我国西藏西部、新疆、青海北部、甘肃(祁连山)和宁夏(贺兰山)，海拔2600~3400米间的山地岩石缝或山区草原中。叶片常为一回三复叶，末回裂片倒卵形，萼片在果期宿存，种子为灰褐色，表面有乳突状的小疣状突起。拟楼斗菜的叶片看起来更多更小，通常为二回三出复叶。无毛，叶片轮廓三角状卵形，三深裂，花瓣倒卵形至卵状长椭圆形，种子狭卵球形，分布于中国西藏、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甘肃

西南部、青海和新疆，长在海拔2700~4300米间的高山山地石壁或岩石上。

相比之下，拟楼斗菜的分布区域更广，应该是一个被大众熟知，很容易见到的一个物种。但实际的情况是，因崖而生的拟楼斗菜，多分布在高海拔地区的崖壁上。而这样的地方，普通人很难到达，即使发现了，也只能远远观望，只有不畏艰险、敢于冒险的人才能与它有缘亲近。

拟楼斗菜不光是一种美丽的花卉，还是一种很好的药用植物，藏药中，其枝、其叶均可用于治疗子宫出血等症。居住在四川西北部山地的人们，还用其根和种子治疗乳腺炎、恶疮痈疽等症。

昆明植物所一位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学者曾经说过，对于爱好植物和研究植物的学者来说，如果能够在五月底至七月初赴喜马拉雅——横断山海拔流石滩探寻，定能在高山崖壁上，一睹拟楼斗菜的芳容。那一串串蓝紫色、紫红色的花朵，花瓣中露出的杏色花蕊，虽不如高山流石滩上的明星植物——全缘绿绒蒿那般光彩夺目，但它绝对是和全缘绿绒蒿一样，叫人难以忘怀的一种高山植物。

体会过高原的缺氧、干燥、风沙，知道如何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利用自身优势繁衍生长，是野生植物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冬去春来，时光飞驰。当青海高原上的拟楼斗菜开遍山崖，荒原与雪水交付人类的，只能是落满四野的温柔，流火般明亮。

# 参差烟树

易玲

年岁渐长，对自然世界渐渐多情起来，一花一草木逐渐变成我的朋友，一岁一枯荣都让我留心。那些与我的生命或多或少发生过交集的树，此刻一棵棵站出来，组成我记忆的小森林。

其实生命里的这些树，有的只是从我眼前一次次一晃而过，但从此形成一幅画面，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有的曾陪伴着我成长，树下寄存着我过去的时光，后来我虽告别了它却又时常想起它；有的虽始终在我身边，但从前一往直忽略它，突然某一天，没来由的或开始在记忆里频频回望它。

外婆村口有一棵大板栗树，不知已经什么年岁了，它孤独地长在一个山坡上，像一位伫立着迎接归人、目送离人的老者。往往是这样，围绕一棵大树会慢慢长出一个村庄，大树守着村庄，村

庄依着大树。看到这棵树，我就知道要到外婆的村庄了。外婆家门口有一棵瘦枣树，夏日午间整个村子都在沉睡的时候，我们一群大小孩子拿着长竹竿在树下打枣，枣子落在树下泥地上，捡起来用衣襟兜着，随便擦一擦，就坐在有穿堂风的阴凉小巷里啃食。

我家屋侧菜园里有一圈桃树，记得当年父亲挖坑种树时，浅蓝色衬衫映衬着身后的碧蓝色天空，让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如今父亲已年过花甲，初现老态。桃树每年按时返青，几年后开花结果，果子在树身上长出的琥珀色桃胶，让我在零食和玩具匮乏的童年，多了许多期待。

小学校园围墙边有一棵桑树，放学后，我和几个住学校附近的同学爬树，坐在树杈上边摘桑葚边吃，吃饱了肚子

吃乌了嘴巴，再顺势从树枝攀上围墙，坐成一排晃着腿欣赏墙外的夕阳。夕阳下，有许多我叫得出叫不出的名字的草木，镀满金辉，在风中摇摆。真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啊！

初中校园里宿舍楼前有两棵合欢树，它们如梦似幻粉色绒扇般的花朵，让我头一次想到“惊艳”这个词。我捡到它们的落花，和我青涩的心事一起夹在日记本里。教学楼后则有两棵桂花树，秋天的晨雾中它们甜香馥郁，朦胧隐约中更添引人靠近的魔力。树下落了密密一层金色的细蕊，小心地捧起来，带回家酿桂花蜜或做桂花糕，分外香甜。

高中校园里教学楼下有三棵雪松，长得很高大，从四楼教室外的走廊上往外看，正好看到其阔大的伞状腰身。它们青翠的枝叶上像披着一层薄薄的白

雪，仿佛在鼓励我们要像负雪的青松一样，顽强地挺过最艰苦的三年学习时光。

大学校园里静湖边有一棵大柳树，苍老粗壮的主干已死，腹中裂开一个大洞，洞中有烧焦的痕迹。但它的一根侧枝横依水上，依然繁茂，年年柔枝拂水。掩映在柳枝后边的，是湖心岛和六角亭，典型的江南园林景致。每年毕业季都有不少学生来此留影，这棵柳树见证了这座校园的沧桑历史和蓬勃当下。

这些树木，有些依然站立生长，枝繁叶茂；有些已经不在，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

这些树木，关乎我的成长，关乎我的悲喜，关乎我的思念。

想念在我生命里打下烙印的那些树，想念那些年的漫漫时光。你的生命里，也有这样一棵树或一些树吗？

# 红骨顶来到我家乡

张燕峰

我生活的小城有一个狭长的滨河公园，由北至南，将小城一分为二。河里分片种植了睡莲、荷花、菖蒲、芦苇。无须语言，公园实在平淡无奇，但“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和满目葱茏的绿意，总能给小城居民带来一丝精神慰藉。

我从小就喜欢亲近大自然，看到山花野草大树便觉得格外亲切，仿佛它们是我相识多年的老友或旧交，在与它们的深情凝视中总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心灵愉悦。因此，滨河公园便成了我日日散步的打卡之地。

当光阴的脚步踏入夏天的怀抱，滨河公园就愈流光溢彩起来。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露珠，睡莲像一大朵绿色的云静静地浮在水面上，它们的花朵是那么超凡脱俗，清新秀雅。小小的黑鱼成群结队，游来游去，时而潜游水底，时而跃出水面，好像在为游客表演。芦苇和菖蒲肆意生长，菖蒲头顶两朵黄花，妩媚极了。青青芦苇瘦高秀挺的身影像是一个忠诚无畏的卫士，为那些美丽娇艳的花儿们构筑起一道天然屏障，令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每日清晨，我像热恋中的少女一样，准时赴滨河公园之约。我缓步行走于河边，或徜徉于木栈道，脚步轻轻，目光温柔。岸边，伟岸高大的槐树、垂柳、楸树、白杨、松柏、火炬树，树树葳蕤，叶叶生光。“拂浪堤垂柳，娇花鸟续吟”。树上时时传来阵阵鸟鸣，唧唧啾啾，叽叽喳喳，旋律不同，节奏各异，此起彼伏，像在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一只只轻捷的鸟儿从这棵树上飞起，翩然落到另一棵树上，起落之间，枝叶轻轻颤动，像幸福的战栗，风情万种。

许是得到飞鸟的感召，芦苇丛中便传出阵阵美妙的声音，咕啾啾，咕啾啾，清脆悦耳，那丝丝滑滑透出难以掩饰的欢喜和兴奋。透过茂盛密集的芦苇，我好奇地找寻声音的出处，一无所获，心中怅然。

转念一想，已听到如此美妙的天籁，还想一睹其芳容，未免有些贪心，不禁莞尔。

令我欣喜万分的是，当我返程时，愿竟奇迹般实现。先是看到一只红头黑鸟从芦苇丛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悠然自得地踱步、觅食，那旁若无人的样子，

俨然是这片水域真正的主人。接着，又钻出三只玲珑可爱的小鸟，它们紧随其后，显然是母与子。

举目四顾，便看见从另一片芦苇丛中钻出一只稍大些的红头黑鸟，它的身后又闪出两只小鸟，同样是一副从容自在的模样。它们闲庭信步，像一只小小的舰艇自由巡航。很快，五只小鸟聚在一起，跟在父母的身后。

好幸福的一家！好温馨的场景！我心中暗自赞叹，脸上也浮现出明媚的笑容。

一对陌生的男女走了过来，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欢喜，压低声音指给他们，“看，野鸭子！”

他俩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们停下脚步，兴致勃勃地看着。男人纠正我的说法，“不是野鸭子，叫黑水鸡，也叫红骨顶。它们是黑天鹅的近亲。”

我仔细辨认，果然与黑天鹅极其相似。

两人走远了，我拿出手机百度。原来，红骨顶是候鸟，每年四五月间从南方长途迁徙到北方繁殖，十月份拖儿带女再回到南方过冬。一定是这里的环境和

气候很适宜生存，所以它们不愿再长途跋涉，心甘情愿在小公园里怡然度日，生儿育女，过起神仙眷侣般逍遥快活的好日子。

从此，每天早上，我便驻足河边，与它们邂逅是我快乐的事。它们似乎并不怕人，总是低头专注地觅食、嬉戏，从不惶惶不安地东张西望，更不会惊慌失措地逃走。人们对它们的出现也从无惊诧，似乎它们理应拥有长久居住权，理应与他们一起共享蓝天白云，清风明月，还有一河摇曳生姿的苇草和日日盛开的鲜花。

近些年，政府很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潜心作了许多努力。山城这座小城也越来越美丽，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后花园”，很多上了年纪的北京人都选择来此养老。环境变美了，鸟儿也来此安家落户，它们纷纷把巢安在小区里、公园上、树丛中，真是“人鸟各自安，彼此乐陶陶”。

人与鸟和谐共生，各不相扰，不是一种值得欣悦的美好境界吗？我相信，明年一定会更多的红骨顶来到我家乡，与我毗邻而居。

偶尔从手机看到一个有关刺梨的视频，勾起我的童年的记忆，想起了我家乡那些刺梨。

我家住的地方，除后面是山外，左右两边和前面都有稻田，那种大小不等弯弯曲曲的梯田。夏天秧苗插满田野，田堰上的刺梨花就开了，粉红的花朵开在一笼笼的刺梨丛上，装扮着日益绿油起来的稻秧田野，煞是好看。

到对面的笔架山上去反过身来拍一张照片，那一定是幅美丽的油画。

我家山头上的那根田堰，是我们出入必走的路，路的北侧是高的一边，贴路的田再高上去就是山地、竹林、树林、村寨，南侧是低的一边，一块田一层、一块田一层地层层叠叠挂下低，低到山凹处经那凹处的一堵梯田与对面笔架山下半部的梯田相连。

只要你排拒美，在那小小的田堰路上走着，就能走出甜甜的喜悦来。

不是吗？那路的南侧，就是那田堰路的边上，也长着几丛刺梨。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在那悄悄生长着。夏日涨水，青蛙们一曲曲地演奏着乡村田园曲的时候，刺梨们也默默地加快节奏，仿佛有谁在指挥着它们，那步调是多么的一致啊。待乡亲们打好田插了秧，它们便各自忙着长绿、打出花苞、开出花来。

小蜜蜂出工很早，每天早晨还正露水汪汪呢，它们就投入了新开出的刺梨花的怀抱。得到清晨的问候，刺梨花感受到了温存，更加欣喜，每天清晨都会开出几朵新鲜的花朵，候迎着小蜜蜂嗡嗡降临，直到把准备了一年的花蕾全都打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虫呢？其他动物呢？那蜻蜓，常常会在刺梨花的旁边飞来飞去，犹如无人机在刺梨花的上空航拍，往返来回，累了就降落到附近的秧叶上，两只眼睛鼓鼓地盯住那鲜艳的刺梨花。它那不是欣赏刺梨花的美吗？蝴蝶呢？常常是两只嬉戏的你追我闪地从很远的地方翩跹而来，在那刺梨花的附近舞蹈一番后，双双陶醉到那花朵上。那是它们约会的美丽场所吗？家有小狗，也会爱美，它常常去嗅嗅那些新开花朵的香，然后提起一只后腿在那刺梨花旁下洒下一泡尿。莫非小狗是认为开出那样鲜香的花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就连我放的那头黄牯牛，平时是会吃那刺梨长出的新叶的。当它见到那刺梨开出的花朵时，它会盯着那花朵看看，然后用鼻子去闻闻而走开。它是不忍心伤害那美吧！

那些八儿、麻雀等大大小小的鸟也格外地欢快起来了。它们也是因赏到这么美的刺梨花而欢快的吗？或者是从这些花朵里看到了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

我喜欢刺梨花。很小的时候，见村里比我大些的哥姐们把刺梨花摘来戴在头上，我也要这样戴，有时还戴上两朵，戴着去和小伙伴们玩，去赶场。我想那些花也是喜欢去玩、去赶场的，它们自己去了不会，只有我们把它戴在头上带它们去。不然它们为什么会长在花朵下长出一坨毛绒绒，不需要什么东西辅助，往头上一放就能把整朵花牢牢地粘到头发上呢。我们也总觉得那样戴着，就增加了几分美，心里也多了些说不出的幸福和满足。

有时我想，这是那些刺梨花和我们彼此需要装扮，彼此相互装扮着吧。

只是有一次我这样戴着随父母去赶场，有个堂嫂嘲笑我：“这花是姑娘家戴的，哪有大小伙子戴这个的？你是小伙子还是姑娘？”我顿时不好意思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戴过刺梨花。

我更注意那些刺梨了。花谢后，刺梨就纷纷裸露了出来，一天天地长大、长鼓胀起来。金秋时节，刺梨熟了，那可是我们喜爱的一种水果。这时的喜爱，就不只是看和欣赏了。我们会挑着自己喜欢的品种和果实，采摘下来把果面上的刺抹掉、咬开，再把里面的籽粒去掉，一嘴嘴地咬着吃。

那味道，清脆、酸甜可口。我们上山割草、放牛、找蘑菇，时时可吃到。

记得一次母亲生病两天吃不下饭，见我摘回来几个刺梨，她吃了两个就想吃饭了，病也渐好了。

有的还摘来酿酒。一年二伯伯家摘刺梨来酿了酒，请父亲去品尝，我也去了。二伯伯家邀来品酒的人不少，几只土碗盛着浅绿色的酒，在二十来人手里传来传去地抿喝，然后各自说出自己的感受。

酿酒，或许就是刺梨的出路吧。可是在这“地无三尺平”之地，在这“人无三分银”之时，它的出路在哪里呢？

后来因为缺少燃料，刺梨遭受了厄运，整丛地被割砍来当柴草烧了，远远近近的山都被割砍成了“光头”，田堰上的刺梨苑子遭到锄头的挖掘，连根被掘出来当柴草烧了。

我到县城上高中后更少见到刺梨了。高中毕业了到北京，上学、工作、创作，一晃三十年过去，其间回过老家也就那么十来次吧，感觉家乡又变绿了，尤其是近年来，很多“光头”山都长出了新发，变成了森林。越来越绿，越绿越广袤。有些田堰边、路边又长出了刺梨。

我想，现在家乡那些刺梨又绽放出鲜艳的花来了吧，那些小伙伴还会去摘来戴到头上吗？

人们发现了刺梨的很多药用价值，甚至连根和籽粒都是药材，想必会有很多人栽种它。那么刺梨当是幸运了。可那些自生于田堰边的刺梨呢？它们的命运如何？它们是否也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出路？